

新巴洛克與齊物論釋

Zhuangzi's Butterfly and the Neo-Baroque
——現代性以後，如何理解我們的世界

講演者：宋明煒(Wellesley College)

日時：2023年8月2日（水）午後4時から6時

場所：駒場キャンパス101号館EAAセミナー室（Zoom併用）

言語：中国語

■内容概要

在《词与物》（The Order of Things）这本书一开头，福柯引用博尔赫斯一段「不规则」（incongruous）的动物分类法——这个例子太有名，这里不再重复；福柯认为这种离奇、不可思议的分类怪异性撼动了据以建立知识分类的知识「共同性」与「关联性」，博尔赫斯的描述因其荒诞引发的笑声，颠覆了现代人用来把握事物秩序的物理规律、几何维度与知识基础。在福柯看来，假若一个符合现代知识型界定的「事物秩序」的动物分类法是某种乌托邦的话，博尔赫斯近乎于胡闹的行为阻碍了命名、摧毁了语法、让语言本身发生暴动，在词与词之间，在词与物之间，打开一个令人不安的空间，这个空间即是「异托邦」（les hétérotopies）。福柯借用博尔赫斯的例子所描绘的，是一个知识的安那其暴动，瓦解了有关「同」（le même）和「异」（l'autre）的边界和规则。这个让福柯大笑的时刻，是福柯哲学中的巴洛克瞬间。

從福柯到章太炎，也是打破分類法的一種做法。章学之丰富与深邃，仅管窥蠡测，要究其本源，并非本文所敢染指，但之所以冒险将章太炎和福柯并置，是试图在中国现代性论述的「同一」（singularity）模式之下，考掘其中无形无物「吹万不同」的多样性（multiplicity）。在晚清思想资源中，章太炎「以不齐为齐」的论述，已经为后来者呈现出历史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。这在康有为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、不断后继有人的二十世纪，恰恰是不规则、不寻常的声音。章太炎学说影响了鲁迅，鲁迅思想至深之处的幽暗意识，也并不能在二十世纪彰显。章学有其隐微的秘密流传，这方面的论述不是本文力所能逮。本文借助力于章太炎「以不齐为齐」的学说，同引入福柯对人本主义的解构一样，试图打开的是「后人类」的秘境。本文從科幻作為一種方法，來重新思考文學在摹仿論之外的可能性，藉由章太炎闡釋齊物論，對應二十一世紀興起的新巴洛克思潮，試圖建立面向未來的文學理論。

